

非
虛
構

林
東
林
—
作
品

跟着人家 跟诗回

P O E M · H O M E

非虚构

跟着诗人回家

林东林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着诗人回家 / 林东林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99-9083-5

I. ①跟… II. ①林… III. ①诗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531号

书 名 跟着诗人回家

著 者 林东林

责任编辑 李 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98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083-5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为 了 人 和 诗 的 相 遇 →

目 录 /

/ 001	自 序：在过去中寻找现在
/ 008	张执浩：为消逝的生活作证
/ 058	杨 黎：我活着就是为了超越语言
/ 104	臧 棣：写诗，首先是一种工作
/ 164	蓝 蓝：所有美对我都是一种伤害
/ 216	余 怒：我是不相信语言的
/ 268	陈先发：我是个左手攻击右手的诗人
/ 318	雷平阳：重建一片纸上的旷野
/ 365	代后记：诗人送我回家

在过去中寻找现在

1

去年7月，和诗人弥赛亚去了一趟岳池，他正拍的一部纪录片要在老街取景。

那是一条两边开满小馆子的老街，路边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摊贩，卖蔬菜的，贩水果的，兜售竹席竹篾的，还有修补铁锅的，一派琳琅满目的物资和市井繁华，让我想起80年代末的老家小镇——事实上，现代化之后的我们与这样的生活早已经渐行渐远了。

几个镜头很快就拍完了，收工撤队。快走到街头时，我在一棵大树下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端坐在一块小黑板前凝神画一所房子——尖顶、有窗户、有烟囱，在她周围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但是她却充耳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画面中。在她接下来给房子涂颜色时，我们就匆匆离开了。

这一幕后来我回想过很多次。做完“跟着诗人回家”的采访之后，在我系统梳理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和雷平阳的访谈文章时，这个画面又跳了出来。

作为196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这七位诗人有着显而易见的某些共性，他们同时就学、成长、阅读，又差不多同时迷恋上了诗歌进而又写诗——

一直持续到现在。固然，他们经历过的的确是一个文学年代，但那么多跟他们一起喜欢诗歌也一起写诗的人，后来都和诗歌分道扬镳了。而作为某种时代趋势和背景，在他们读大学前后所开始的商业化，从萌芽到蔓延、再到眼下的无所不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却仿佛侧流而行。

张执浩说他是“一个替别人做梦的人”，当年他周围那些热爱或写文学的人们，后来都与文学渐渐无缘了，而他却成为了诗人，当上了专业作家。对于其他六位来说，我想也一样如此，事实上他们不但是为旧日同道“做梦”，同时也是在为一代人和自己所栖身的时代做梦，在被岁月和现实洪流裹挟着前行之际，他们又高擎着某种理想。

在岳池街头见到的那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做梦的人，既替她自己，也替同龄人，甚至还替周遭熙熙攘攘的人群，虽然我也不知道她会做多久，但起码在那一刻她是。把那个小女孩和七位诗人放在一起，或许并不恰当，不过我觉得她和他们或许具有某种对照性和对应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岳池这座六线小城的地理偏远和发展缓慢造就了一个属于她的八十年代，而这七位诗人在他们自己的八十年代也可以说就是那个小女孩。

当然，七位诗人没有看到自己，是我在某种想象或附会中替他们看到了自己！

2

也是去年，6月，余秀华在荆门有一场电视节目录制，我和张执浩、韩少君去做嘉宾。活动做完后，张执浩带我去了一趟他的老家，荆门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双仙村。

那是一个山环水绕的小村子，每家都单门独户地散落在田园中。张执浩

的老家旁边，就是他在诗中经常提及的仙女山、岩子河，三片池塘分布在屋子前后和菜园旁，这片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现场——我并非是要将其浪漫化或被乡愁感动了，让我更加理解了张执浩诗歌的一种来路和来历，如他所言，不只是身体的来历，还有情感和语言的来历。

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不如做一个“跟着诗人回家”的系列，通过我的“入故乡”去切入他们的“出故乡”，呈现他们作为诗人和写作诗歌的某些景深，或许还有不断闪回在他们诗路和命运之路上的时代侧影。而我所用的“故乡”，在指涉诗人家乡地理的意涵之外，应也包含着其家世、成长、阅读、命运和记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人，然后又构筑了让一个人成为诗人、成为这种诗人而非那种诗人的可能因素。所以我一再说，我并不是要跟着七位诗人去回乡和怀乡，而是去“原”乡——在他们的过去中寻找他们的现在，如果把每位诗人比作一块石头或者一座山，我要做的就是深入到它的岩层内部，甚至追溯到一块石头还嵌在山体上、一座孤峰还是连绵群山中的一座时的状态。

在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我更偏向于后者。以弗洛伊德的观念来说，只要能从诗人个人生活的经历中找到作品的原型，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而在荣格看来，一部作品应该高高超越个人生活的领域，并让诗人作为一个人带着他的心灵和精神向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宣喻，他甚至觉得在艺术的王国里个人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有罪的。诗人是“非个人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艺术家就是他的作品本身，而不是一个人”。

不过在面对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面对不可解而又想解的每个诗人本身时，或许弗洛伊德的方法也不乏可取之处——当然我并非将诗歌作为精神病症去追溯某种心理情结，而又或许我的重心更偏向于“人”而非“诗”，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梳理上世纪六十年代

人的文学理路，诗歌当是诗人的一部分，而非诗人本身。

以诗人来说，除了“第三代”诗人的主将杨黎之外，其他六位可能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代际身份——虽然也有人觉得这毫不重要。他们和“第三代”诗人基本同龄，虽然沾染了但并未被裹挟到那场现代诗歌运动中，又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建立起自身的美学和影响力，他们是有别于“第三代”、也不同于网络一代、张执浩自称为“第3.5代”的一代，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和某种共通的心理，也不是其作品本身就能够提供的。

如果再放大一点，把这七位诗人投置于时代的大幕上，为什么他们成了诗人而非别人？他们当年做的“梦”是否折射出了同时代人的“梦”？而诗人这个身份，在他们几十年的命运辗转中又是如何如影相随？从非虚构的角度来说，这当然也值得深入其中。

3

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事实上我这一代人并未真正感受过那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虽然经历过，但是因为尚且年幼而无所观照，所以更多的感受是来自于后知后觉。

那是更早一代或几代人的岁月。本书中的七位诗人，张执浩生于1965年，杨黎生于1962年，臧棣生于1964年，蓝蓝生于1967年，余怒生于1966年，陈先发生于1967年，雷平阳生于1966年。虽然年龄最大相差5岁但仍属于同一个时代，虽然地域跨度相隔千里但仍属于同一个中国。同样的时空给了他们同样的记忆——既有童年与少年时的“革命”底色和“运动”经历，也有青年时的某种开放和之后的滚滚商业化大潮。

跟更早一代人的“红卫兵”身份相比，他们还算是“红小兵”的年纪，

在那个年代更多的是被懵懵懂懂地裹挟着前进。在动荡的夹缝之中，他们一边旁观打量着社会演变，一边在破碎的变迁和家庭辗转中受教成长，而时代似乎也不太需要他们当时就承担某种任务。这反而也给他们提供了某种自由生长的可能性，而八十年代这段相对自由和开始从集体中抽身转而追求个人的岁月，更是把他们的“自由意旨”做了进一步深化。

杨黎是这七位诗人中年龄最大的，这可能也是他投身“第三代”并成为一个更具现代性诗人的因素之一，在革命退潮之后，革命意识还未退潮的他要寻找另一种“革命”；相比于年龄，张执浩和蓝蓝的乡村生活背景对他们影响更大，他们早期诗歌的抒情性和对乡村景致的取材也正渊源于此；臧棣、余怒和陈先发，他们的自身与作品都有某种知识性和形而上的气质——陈先发还有桐城孔镇给他带来的传统濡养，这与他们大学生涯的阅读经验或许密切相关；而雷平阳远处云南昭通，南天之下的遗世独立，让他的地域意识渐渐自觉、进而书写、直至成为一个支点，当然这并非说他是“地域性写作”。

我这种脉络性和印象式的描述，对每个人来说或许不免挂一漏万和以偏概全，但也不乏是一种进入和梳理的门径。而如果承认这种门径，也就能发见“自由”在他们身上所形成的某种胎记与烙印，一方面是客观带来的被忽视和忽略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主观寻找的去生长和去形成的自由。这种自由，在五十年代人身上难得一见，而在七十年代人身上则是另一种自由了——商业、物质、网络、技术、观念所带来的虚拟自由。

而相比于更加背井离乡、更加缺少家族记忆、在城市中寻找自我现场的七十年代人，家和故乡在六十年代人身上所沉积的影响可能也更大一些。本书中的这七位诗人，虽然家庭家世各异，也早已脱身原来的家庭，但家和故乡在他们个人生活和诗歌中还是在隐隐发力的，不一定全是支援，还有可能

是滞碍，家和故乡所代表的某种自然与文化传统也是他们努力接近或奋身挣脱的——而接近还是挣脱则出于他们自身的自由。

4

还是去年，8月，我在恩施龙洞河的上游寻访陈诚的故居，在茂林修竹之间翻山越岭，因为没人指点，事实上在那座空山里也找不到人指点，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后来走累了，又加上天气溽热，我就坐在一片绿树成荫的水池边歇息。这时诗人、编辑李黎发来微信，便跟他感慨了一阵历史，后来就说起“跟着诗人回家”，那时他已读过采访张执浩和杨黎的两篇，说非常有价值，可以在他所在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是便匆匆敲定了出版事宜。幸运的是，那天后来我拖着在山后见到的一个汉子，靠他带路还是找到了陈诚的家，不过令我心安的却是李黎给“跟着诗人回家”找到的家。

这本书，可以算作我对非虚构写作的一次尝试，在形式上每篇又分为随笔和访谈两部分，一种算是我的见证，一种算是他们的自证。如果从一本书的角度来说，我自称为主导者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从内容和创作的意义而言，我觉得七位诗人才是作者，毕竟全书的主体是我根据采访现场录音整理成的文字，又得到了他们本人的悉心审定。

而我所得到的另一重幸运是，在张执浩家里，在杨黎经常光顾的“小房子”酒吧，在臧棣作为研究员的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采薇阁”，在蓝蓝下榻的我老家县城的酒店里，在余怒位于岳西县城的单位宿舍里，在陈先发的办公室里，在雷平阳工作过13年的云南建工集团位于玉龙雪山下的文海水库施工处，他们还都为我上过一堂长达三个小时的私家授课，一个老师，一

个学生，他们以一支支香烟作为粉笔，在空气这块黑板上不时点划，不单单讲述诗歌，也更是让我以聆听他们命运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命运。

我是一个聆听者，小时候是听老人们讲述家族记忆和陈年旧事，长大后是听忘年交们讲述时光和阅历还未曾为我铺展开的世间边界，现在我是听七位诗人讲述他们既往年代里的人和诗的相遇与碰撞。跟相隔千里的网络和电话交谈相比，我偏爱这种面对面的现场感和跳跃其间的机锋相对，说到当年的悲伤我能看见他们眼神的下斜，而说到现在的激越我也能感受到他们手臂的上扬——这些细节既没有被过漏斗，也没有被修饰过。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话来自于他的经历、绾结着他的肉身，是直觉的、本能的和当下的，而绝非来自于深思熟虑的或带有修饰功能的笔尖、键盘或纸面。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他们说出来的就一定真实，事实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既有表达，也有表演。但如果足够细心，你也能在表演中发现某种反向的真实！

2017年2月

于武汉



张执浩：为消逝的生活作证



张执浩，诗人、小说家，1965 年秋出生于湖北荆门市近郊的仙女山脚下、岩子河之滨，1988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著有《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给你看样东西》6 部诗集，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3 部，及随笔集《时光练习簿》等，作品曾入选 200 余种选集（年鉴）。先后获得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年度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屈原诗歌奖金奖、湖北文学奖、武汉市首届文化艺术奖等多种。

1

从湖北荆门市区驱车，沿一条两边都是绿树掩映的公路行驶二十分钟，如果足够细心，你会在紧挨 251 省道的地方发现一个山环水绕的小村庄，它的名字叫“双仙村”。

双仙村背靠仙女山，紧挨着岩子河水库——原来它只是一条小河汉。在一个诗歌和诗人双重失落的年代，几乎没人知道这就是诗人张执浩的故乡。今年 6 月中旬，借着参加诗人余秀华的一个活动之机，我跟着张执浩来到这里。这是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地方，如今他已经在武汉生活了三十多年，长居于此的是他八十多岁的父亲和哥哥一家。

从进门远远地看到父亲，再到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声音叫了一声“爸爸”，我注意到张执浩的脸色有点变化，我不知道那是因为父子相见的情怯还是人到中年后在人前的羞赧。在给了父亲两包茶叶后，张执浩招呼我们坐下喝茶，院子里有两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他像还是矫捷的少年一样三两下爬到树杈上，在一片枝蔓中露出一张五十岁的笑脸。

由荆门市的几位诗人朋友张罗，中午我们在张执浩老家旁边一个叫做“粮家腹旅”的农家乐用餐，几位诗人们早早就做好了饭菜。午饭结束后，诗人们来到张执浩家里小坐（他们早已是他家的常客了，平素时常来这里玩乐），而张执浩则提回来了给父亲打包的两盒饭菜。趁着他们在院子里喝茶闲谈之际，我一个人来到屋外的田地和菜园里转悠。和很多村子不一样的是，双仙

村的人家并不连排结户，而是每家都单独偎依在青山绿水之中。张执浩的老家屋后是仙女山，屋前田边是岩子河，三片水塘分别坐落在房前屋后和菜园尽头，其中一片水塘开满了大片荷花，菜园里则种满了各种时令蔬菜。

下午，我和张执浩兄弟俩去屋外转了转。从家里出来后要穿过养着一大群鸡鸭的院子，用木条钉成的篱笆门张执浩已不能顺利打开，他哥哥在一旁说：“你开不开，我来！”正说着一下子就拉开了门绳。于此细节，或可看出张执浩已不再那么熟悉他的故园。

从养鸡鸭的院子来到另一个院子，抬眼即可看见一方坟墓，那是他们兄弟已经去世多年的母亲的坟墓。久未回乡的张执浩作揖行礼，端端正正地在母亲墓前磕了三个头。

在他面前，是一圈用石头镶嵌齐整、还挂着清明纸花的母亲的坟墓；在他身后，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橘子树——而当年在母亲坟前只有几棵橘子树，“我不知道橘子树上 / 结的是否都是橘子”，在一首题为《有一棵果树》的诗中他写道。母亲是张执浩诗歌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他在母亲送的案板上“切过萝卜，也切过手指 / 我切过母亲出现的一幕 / 也切过母亲消逝的一幕”（《砧板》），他还想象过母亲的那个世界，“如果根茎能说话 / 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 / 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 / 今年她十一岁了 / 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如果根茎能说话》）。

母亲的墓园外面，就是张家的田地和菜园，差不多有五六十亩，现在一部分被政府征用，剩下的还由他哥哥耕种。“那里曾经是一大片橘园，早先我父母还在上面起过房子。”张执浩指着一片刚翻耕过的田地，眼前的景象与他的记忆已有很大出入。我们来到田地旁边的岩子河，水面幽深、阔大而平静，一如既往地倒映着当年的天空，但当年的小河流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水库，不远处就有几个泄洪和分流的堤坝。